

# 萧红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

□ 任诗桐

写下这封信时,萧红已是疾病缠身。那是1941年九月,四个月后,萧红就病逝了。战火纷飞,踪迹不明,这封《九一八致弟弟书》,自是无法寄出,最终发表在1941年9月26日《大公报》文艺专栏上,饱含着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感人至深的血脉之情。

作为东北作家,萧红对“九一八”有着沉痛的生命体验,甚至已成为她的记忆坐标,以至于在十年后的1941年“九一八”前夕,在给弟弟张秀珂的家书中,把对他的思念融入了抗战的背景当中。

信里,萧红回忆了她与弟弟相处的点滴。自萧红出走后,他们各自成长,然而在萧红的记忆中,弟弟仍是幼时模样,殊不知他已成长为一名战士,这让萧红觉得既生疏,又

新鲜。直至弟弟来信告诉她祖父的坟头长了一棵小树,萧红才把信中的弟弟与印象中的弟弟合而为一,其中流露出的是人事流转,时移事易的无奈与沧桑。

萧红与弟弟曾在上海有过一段短暂相处,此后姐弟俩再未相见。1933年,萧红、萧军在出版了具有“反满抗日”倾向的作品集《跋涉》后,受到了白色恐怖的镇压,二人只好离开哈尔滨。随后,开始有大量的东北逃亡作家奔赴外地,他们在上海重聚,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著名的“东北作家群”。当萧红看到弟弟也追随了自己的脚步来到上海后,内心充满了力量,因为“你们都怀着万分的勇敢,只有向前,没有回头。”与此同时,萧红对弟弟的处境也十分担心。“不过在那时候,因此我就有许多

不安。我想将来你到什么地方去,并且做什么?”“七七事变”后,弟弟决定,到西北去参加抗日。萧红依然在担心他羸弱的身体。可当她看到更多与弟弟同龄的战士们,萧红则是鼓励,“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,你们也拿枪,你们也担水,中国有你们,中国是不会亡的。”

走上革命道路的张秀珂曾几度去信萧红,萧红均未收到。直至1942年夏天,张秀珂才从报纸上得知姐姐早已溘然长逝,殒命异乡。

如萧红所愿,中国在“张秀珂”们艰苦卓绝的抗争中,迎来了曙光。1955年,疾病缠身的张秀珂,动情地回忆了他与姐姐的往事,口述了一篇《回忆我的姐姐萧红》,姐弟情深与革命初心交融在一起。

## 留得枯荷听雨声

□ 黎洁

一个秋日的夜晚,我去看那一池枯荷。看它瘦长的枝干顶着一片微卷的枯叶,随性、散漫,枝叶微倾,似乎正在闭目凝神,潜心修炼。

忽然,一阵雨滴,在苍穹之下酣畅淋漓,有轻,有重,有快,有慢。雨滴,敲打着窗牖,时而沉闷,时而轻柔,宛若天籁。一颗浮躁的心,也渐渐沉静下来。

“一声梧叶一声秋,一点芭蕉一点愁。”这新秋夜雨,少了几分仓促,多了几分缠绵,也成就了文人墨客笔下最灵动的诗词。

潇潇夜雨,黎明而止。携着清晨梦醒的丝丝凉意,沿着湿漉漉的荷塘小径,走走停停。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,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只见泛着赭黄的莲蓬与荷叶,在秋风中孤傲地摇曳,别有韵味。信手摘下一茎已然干枯的残荷,荷叶上深深浅浅的痕迹,呈现出萧条却决然的刚烈。

那曾经饱含着光泽、水分的花,艳丽开过,如今谢落,却依旧擎着风骨,即使散去了它的色、它的香,也完好着它的形。满池枯梗残叶,不复当初绝色,而我却分明看到那其中蕴藏着的孤傲和自信,怪不得文人独爱莲。荷塘收敛了风姿,所有的瑰丽被时节湮没在



一泓碧波之下,只留下残荷在风中独舞。此时此刻,真想吹响一曲埙声,为荷作别。

雨后空气清新,深吸一口,欲醉。偶尔一滴水珠从树梢滴下,掉在草尖,跌落入地,一闪不见了;又一滴掉进脖子,有些凉,手一抹,满脸盈然。

不远处,水面上的残荷挨挨挤挤,杂乱无章。

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在残荷中飞来跑去……岸边的垂柳枯叶凋落,在秋风中摇曳。随风摇曳的,还有那被残荷围拢的芦苇。风过留痕,秋风拂去了一粒粒饱满的苇籽,夏日里毛茸茸的苇絮便成了过往。那飘荡的芦苇,再次开启了新的寻梦之旅……

风旋至荷塘,拂过枯荷,生发出韵律交错的乐音。风弱时,声音柔和细微,像深夜冰蚕咬噬桑叶,又像溪水呢喃,淅沥如细雨滴于青瓦之上,别有雅韵。风强时,声音清雅深沉,像有人拨弄古筝低音弦,萧然如沛雨跌落于青石板上,极富诗意。闭上眼睛,仔细聆听,产生一种错觉——这不是风声,而是雨声!

风吹枯荷,摩挲如雨。那一刻,我终于懂了李商隐的那句诗——“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这是奶奶教我背的诗,她深爱李义山的一往情深;懂他的满目凄清,四顾荒寒。她把这份爱传递给我,只是那时我太年幼,并不能体会个中意蕴。

谁承想,时隔三十年,我竟在这场邂逅里,偶得了这句诗的精微深意。李商隐的一生写满了悲苦与无奈,抑郁与愤懑,命运不断地打击他,然而并没有战胜他!他投身于诗词创作,以灵慧眼扇动想象的翅膀,让风和枯荷在互动中奏响天籁。他用一颗诗心让生命开出凄美的花,向命运挣回一些幸福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困境,我们挣扎反抗,留下一塘枯荷,满心狼藉。那时,不妨读读李商隐的诗,养一种诗心,看护好自己的残荷,从中离析出一种沧桑之美,找到人生真切的归属。如此,即使在“客散酒醒深夜后”的孤寂里,也能拥有“更持红烛赏残花”的大美。

## 小有才华

□ 江育彬

“懂事需要经历,经历需要时间,用漫长的时间去经历,这就是熬了。熬至滴水成珠本身,对于人生来说,实在是一个美妙景象,是一个美好的修炼过程。”

这句话来自作家池莉。一个熬字用得多好,有的人熬成正果,而像我这样自诩为文学青年的只能熬成文学中年。文学少年,眼睛亮闪闪带着光。文学青年,总带那么一点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忧郁或深沉。文学中年,却是面目模糊,不好辨认。

文青之路大抵相同:小时候喜欢看书,语文好数学差,作文经常被表扬。稍大,发表文章、参加文学组织,不亦乐乎。到了青春期,大量阅读,大量练笔,像海绵一样汲取养分,胸中似有千言万语,迫不及待想诉诸笔端。手写时代的创作,很有仪式感,买来稿纸和碳素墨水,用钢笔一笔一划书写,真真正正地爬格子,吭哧吭哧写好稿子,装进信封,贴好邮票,投进邮筒,然后满怀希冀。

说努力就一定会成长,这是真理。说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,这是鸡汤。哪来那么多水到渠成的事,写作对天分的要求远远高于对汗水的要求。所谓文学梦,对大多数人来说,不过是某个阶段的冲动。成年之后,生活重心开始向工作、家庭转移,当年一起写作的朋友,要么搁笔多年,要么偶尔涂抹几句。一般说来,个人思想的局限性、不断的自我重复、生活重心的转变,都会消解写作的热情。从文学爱好者进化成作家的人,少之又少。

电影《立春》,讲的就是女青年王彩玲文艺理想幻灭的故事。“春天来的时候,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,但是到来,什么都没发生,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。”

有的人写作多年,在小范围之内取得一定的成功,但这一切,并不足以撑起生活的重担。多数写作者,天赋一般,缺乏引导,野蛮生长,难有建树。文学界是个金字塔结构,大抵由三种人组成,塔尖的人,才华撑得起梦想,属于老天赏饭的人;塔身部分是大量的文学爱好者,看看书,写写文,没多大的企图;第三种就是中间部分那些小有才华的人,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

小有才华的人注定遗憾,开了一点眼界,看到峰顶的风景,但能力又无法企及,只能在山腰打转。当认识到把写作当作一种心情的排解,一种精神的自娱,已经人到中年。文青变文中,理想主义终究走向现实主义。安慰自己,文学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,想写就写,不想写就不写,做人呢最要紧的就是开心。

看到一句暖心的话:这个世界写得比你好人的多的是,但是你的世界只有你才能写出来。写作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,不是为了出人头地,而是因为你喜欢,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生活的质感。

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说:我看到那些岁月如何奔驰,挨过了冬季,便迎来了春天。

这个春天,就是与自己和解后的释然。

